

漢
魏
叢
書

四
十

0
52



論衡卷第二十五

漢會稽王充著

新安程榮校

詰術篇

解除篇

祀義篇

祭意篇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亾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

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不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

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旣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

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宮平心原其獄狀未
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
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
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
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
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
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
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
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

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剝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爲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

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
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張
歛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
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
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
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
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
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
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

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

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

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間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官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

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人假令商姓口
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
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
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
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
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
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
四方浹洽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
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

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

三才圖會 卷之二十五
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
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
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執欲殺人當驅逐之時
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
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
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
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
於觀不爲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
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

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
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殺
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
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
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
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之來
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爲命
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鮮除

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
猛剛者挺劔操杖與鬼戰鬪戰鬪壹再錯指受服知
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
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
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
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
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
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
不敢闖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

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
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
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
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
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
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
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
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
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

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
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
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
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
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
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
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
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
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

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
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
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
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
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
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着人身也
蚤虱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虱內
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
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虱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

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
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達
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
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
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
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為人
像今解土之祭為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
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
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

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亾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

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崇
謂崇未得得崇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
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
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
以病作上崇崇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
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
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

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歆斗羹

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園丘
之上一鬻粟牛粢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
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
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
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
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
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
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
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

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雷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群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噓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噓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

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
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
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
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
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
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
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
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
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

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
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
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
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
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
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
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
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
之厲鬼舉楸而培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

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楸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楸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楸掎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

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
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
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
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措夜姑不可
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
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
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齟
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
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

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亾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己意以况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禘祭夫言東鄰不

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隣祭少福多也今言鬼
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絜與
不謹絜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禘祭竭盡其敬
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
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
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
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
鬼神歆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
有儲侍邪將以人食爲饑飽也如自有儲侍儲侍必

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待則人朝夕祭乃可
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饑壹飽壹饑壹飽則神壹怒壹
喜矣且病人見鬼及卧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
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
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異鬼饗
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
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
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
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

是也世所見鬼非死人之神或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樹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臣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

祭天也廋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

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
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
人所飲食中雷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
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大木反
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
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
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
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
而爲社禮曰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靈曰國
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
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
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
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
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

自禹興脩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

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

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
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
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
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
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
曰修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
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

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
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
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
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
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
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
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
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

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

一本註音寔

也亦與之席毋使

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

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

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為乎季子曰前已心

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

去祀為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為不

背先者其恩猶季之帶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

祭猶齋戒鬼敬若有鬼神修興弗絕若有禍福重恩

尊功慇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

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蔬
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
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
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
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
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
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
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
以爲人死無知其精不能爲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

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

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為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

有求得與不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為福

怒則發怒而為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絕

久廢而不脩其何禍福於人哉

論衡卷第二十五 終

論語卷第二十五

人而不可其何能謂之為人哉
 然則愛之而後謂之愛其無善惡
 而末與不與則喜不與則怒身則
 入無求於人則不謂之入亦謂之
 異矣慎不肖食人之食不肖人之

論衡卷第二十六

漢會稽王充著

明武林張棟次

實知篇

知實篇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
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
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
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

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亾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

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
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
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
王濞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
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
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
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
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
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

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
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
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
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
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
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
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
北至勞成山因至之杲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

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識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
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
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
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
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
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
由昭昭察冥冥識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
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
類以見禍推原徃驗以處來事者亦能非獨聖也周

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况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

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
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
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
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宫
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
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
此校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
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宫挾其墓也亦猶辛有
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樛里子之見
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
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
故樛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
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
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
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
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

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
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
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
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
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
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
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
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
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

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筴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

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
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
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
尚爲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
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
出乎溝有流澗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
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
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

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

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
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
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
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
之眇其御不信徃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
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
視聽遙見流日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
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
之見獸名之曰狴狴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

矣案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
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
而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
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祕衆人闕略寡所意識
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
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
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
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
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

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

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
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
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二云無所師友有
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
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
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
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
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
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

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
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
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
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狴狴知狴鴉鵲知來稟天之
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狴狴乎則夫狴狴之類
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
爲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
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
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

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

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
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
知而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
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于道之要也如
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躋校不具非所
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竒也詹何之徒
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
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竒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
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

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
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
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
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
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
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
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
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

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
說虛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
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
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

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

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

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
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
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
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旣往候時其亡是
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
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
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
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

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毋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
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
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
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旣得
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
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
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
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
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罷

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

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

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一有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

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

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

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

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

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闔舍不得頓賓

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

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
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
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
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
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
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
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
已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
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鑿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

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
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
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
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
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
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
之情早諫豫止旣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
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

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
公請命壇墀既設筭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
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
無為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
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
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
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
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
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

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

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
兼倍彊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
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
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
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
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
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
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
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

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
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曰子邪言
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
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
者鍾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經之色怫然充滿手足
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噉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
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
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

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
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
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
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
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
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
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
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曰
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

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
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
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
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
志在曾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
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
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
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
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

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
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
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
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
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
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
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
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
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

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
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
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
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
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
才相縣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
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
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
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

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荅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誦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誦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誦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

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誦謂之易如卓
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誦
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誦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
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
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
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
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旣聖矣由此言之仁智
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
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

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
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
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
是乎而况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

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
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
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第二十六 終

論衡卷二十六

論衡卷二十六

夫一國之民也君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則道則歸伯夷也則事非若何使非其君亦能

本達於外也所以任其君可以已則已可以父則

可以遠則遠也之也古之聖人也夫曰聖人百

世之師也伯夷也

義而不言者聖人也出入如其言者聖人也

曰以不歸夫不歸也矣終遠矣其不聖宜言聖哉矣

而孟子曰聖人亦賢聖同職何以共一辭也宰

宰

論衡卷第二十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樸次

定賢篇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
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
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
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

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
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
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嫵麗面色
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
庭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
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
工則獄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
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
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

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
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
齊威王以毀封卽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卽墨有功
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
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
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
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

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
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
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
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
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
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
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
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
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

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耻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鷄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臂爲鷄鳴而鷄皆和之關卽闔而孟嘗得出又鷄可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亦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

今又但取刀劍恒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
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
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
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
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
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
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
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
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

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
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
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
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群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
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群臣
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
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
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
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龜微不愈夫方猶術

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
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爲
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
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
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
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
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
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
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

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
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
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
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
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
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
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執任四千石之重而
盜賊浮舩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
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

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之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旣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况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

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
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
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
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
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
囊提荆軻旣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
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
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
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

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叟參有曾皙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

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臯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踈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

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
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
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
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
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
箠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箠弗能數至多升
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
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
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

不危亂竒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
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
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
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
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
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
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
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
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

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
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
昆弟相讓以國耻有分爭之名及大王亶甫重戰其
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
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
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
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
割口饑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
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

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
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
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
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
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
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
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
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
也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

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恠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檐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手足胼胝

面目驪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况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胷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

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

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
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
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
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
義居平安之時爲叛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
得名爲賢也辯於口言其辯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
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
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齧夫
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

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
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
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
爲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
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
爲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
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
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弘
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

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
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
彌爲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
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
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
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
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
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
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

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後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

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

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
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
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
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
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胷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
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
子稱少正矧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
以才能飭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飭是世
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

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後乃滿如非正是

人之乖刺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
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
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
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
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
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策之上
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
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
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

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

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
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
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
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
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第二十七 終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二十七

論衡卷第二十八

漢王充著

正說篇

書解篇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
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
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
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
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昭篇

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出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

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
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
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
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
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
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
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
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

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爲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

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
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
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
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
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鼯錯從之
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
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
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
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
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
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
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
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
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
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
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

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

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記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以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
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
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
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
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
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
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
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
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

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

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

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
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
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
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
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
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
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
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
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

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與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已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

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亾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詩亾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竒說異意深羨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

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
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
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
依違作意以見竒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
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
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
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

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

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
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
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
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
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
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于
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
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

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
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
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
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竒而未必知其能故
言我其試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
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
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

王文論衡 卷二十八
十
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
正是誠而不存曲拆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
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
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
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
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
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
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
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
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眩者
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
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
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
猛毛蚡螭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
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

僕人上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
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
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
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竒文在其手張良當
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
故出書竹帛所記怪竒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爲表
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竒
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

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
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
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亾學傳於後文儒
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
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
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
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
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
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

人書文竒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竒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塵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

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
怵怵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
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
爲麗羨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
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
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
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答曰文王日昃不暇
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
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踈不可

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骨髓豈爲間作不暇日哉
感僞起妄源流氣丞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
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
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
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
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器頑之人
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
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
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竒有無所因無有不

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盖人思有所
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竒其材已極
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繁鮮輔傾寧危非
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
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
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
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
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

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
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
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
蚌彈雀則失鸚射鴈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
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
蚌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攻
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
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
旣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

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
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
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
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
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
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
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
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
斯如竒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

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
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遠聖人
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
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况遠聖從
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
而施行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
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

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
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躋是
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
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
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
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
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
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
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

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
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
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
孰與叢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驩禮待
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
興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
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
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
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

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第二十八 終

論衡卷第二十八

所謂文義與經相違者以衡謂文書夫經之實由
 言之經款而不定其義故伏本經有遺篇所舉二者
 與長殘易據事也夫經之實以衡謂文書夫經之實由
 乎四經有數種其或以成句言春秋本經史記史記
 然其書以氏書之者大經之符者有蘇出此書者
 亦為本經之符也夫經之實以衡謂文書夫經之實由
 為五言句也夫經之符者大經之符者有蘇出此書者
 論衡曰問稱稱財軒所為章句或謂非無實之入也亦不

論衡卷第二十九

漢會稽王充著

明新安程榮校

案書篇

對作篇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
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
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
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

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猶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

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
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
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
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
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
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
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
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
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
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瀆洋無涯其文少
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材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

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

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

一作威

敵公賞罰

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
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
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
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

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
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
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
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
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
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
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
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

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
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
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南曉也夫致旱者
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
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
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
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
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
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

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

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
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
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竒
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
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
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
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
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
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

蓋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
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
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
者知已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加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
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
也騷與衆馬絕跡或蹈騷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
不名騷者與騷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

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
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
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
非之四難相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
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
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
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
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
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

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賚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按東番鄒伯竒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竒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組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

終傳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
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
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
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
私同門雲鋪共朝覩竒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
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竒無已故竒名
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徃徃見
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
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
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
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
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
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
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
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
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

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揚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
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
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
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
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
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
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
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
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

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
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
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
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
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
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
非苟調文飾辭爲竒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
故盡思極心以機世俗世俗之性好竒怪之語說虛

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

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

一作盛溢之語

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

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

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

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

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

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

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糶以情言之豈
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
土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
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胷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
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
故爲論衡文露而言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
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
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
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

實得則上教從矣。異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

虛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純誠一作

純厚之化，日以孳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

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

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

謂述矣。桓山君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

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

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

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
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
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
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
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
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
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骨髓
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
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

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
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
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
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
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
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
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
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玄二經祭

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
漢朝不譏况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
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
祖經章句之說先師竒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
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
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
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
刖足之誅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旣過
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

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潰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

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

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
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
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
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
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
恢國驗符盛衰湏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
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第二十九

終

論衡卷第三十

漢會稽王充著

明仁和張樸次

自紀篇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

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
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祖世任氣至蒙
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執凌人未復與豪家丁伯
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
儻遊戲不好狎侮儕儻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
不肯誦竒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
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
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
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旣成辭師受

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
衆竒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
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
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
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
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從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
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
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
能釋人之太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

勉以行操爲基耻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
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
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
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
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
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
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
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汜結俗

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
其人或曰有良材竒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
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
宜爲人所缺旣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荅曰不清
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
多口爲人所陷盖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
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
或援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
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

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爲故時進意不
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
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
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均吉凶而一敗成遭十
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克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
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
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
世何效放荅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

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
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
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太白不惡位之不遷
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
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
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
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
俗節義十二篇異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

以俗言或譴謂之淺荅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胃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固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甌欵制貂狐之裘以取新菜也且禮有所不徇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蔡菲

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
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鷄舒戟采葵鈇鉞裁箸
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
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
淺之差

充旣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
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
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
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

王充論衡 卷三十 五
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
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
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
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文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
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
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
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
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

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
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荅曰
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
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
胷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蒞露猶玉剖珠出乎
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
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
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

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
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
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
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
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
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
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
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
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

公筆辯以莢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
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
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
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
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
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
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
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
不務深透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

義可曉

文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
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
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
谷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
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
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
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
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

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
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
爲不好堯舜之典五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
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
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
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
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
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頰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

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
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
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
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
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
書之羨文雖衆盛猶多譴毀荅曰夫養實者不育華
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
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
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

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
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
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
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
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
貴也夫貴故得縣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
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謹一字

充書旣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
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瓌文給甘

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
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荅曰飾
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
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
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
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
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
不殊業也羗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
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

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
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
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
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
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荅曰有是言也
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
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
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

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
今不曰所言非而云忝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
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
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
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
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
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
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
吾書亦纔出百而云忝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

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
蠶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
宦耦合身容說訥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
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
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荅曰材
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迹
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
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

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
竒俊落魄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
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
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
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
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
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
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
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

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
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減德汪濊而淵
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灑灑而雨集言溶瀹一有窟字而泉
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
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
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
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
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

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
斯文而多賢荅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
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
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
而嘉禾有舊根也屈竒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
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
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
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
達毋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

勝讀
爲妨

竒人絲

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絜全顏路庸固回
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栢
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
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
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
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
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

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
服藥引導庶異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
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
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
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
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虎林郁文瑞書

論衡卷第三十

論衡後序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

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墻壁
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
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
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
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
為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
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為談助故時人

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
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
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郎來守會稽
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
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
之蓋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
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為備用作意林者

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徃徃自守
書櫝為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踳駁
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
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
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
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
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

乘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乘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畧經脩改尚互有闕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為主然後互質疑謬泐造本

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
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
存之又為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
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躔而
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
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為談助才進
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

之士能無祕玩乎即募工刊印庶傳不
泯有益學者非矜已功不敢同王蔡之
徒待搜之然後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
益也時

聖宋慶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
楊文昌題序

一、此書之世者世之傳也

新文各錄

本學有通所

聖宋徽宗正年二月二十六日簡赴士

益也

日星之麗天順經緯而

此卦對之然於卦而共問之然於言其

亦有益學者非保已而不疑同王蔡之

之士雖無嫌然乎聖慕王所中無對不